

# 纪念物的武器化

罗斯·伯恩斯\*

## 摘要

在冲突中，历史纪念物通常是被动和无辜的观察者，偶尔会因为其位置而被卷入战斗。在叙利亚冲突中，历史纪念物被故意用作棋子、意识形态武器和战斗员的有利据点。冲突对历史遗迹，特别是对阿勒颇和巴尔米拉古迹中心地带造成相当巨大的破坏。然而，与全国各地平民住房和设施的破坏相比，对遗产的破坏只占损害的一小部分，不应分散我们对战斗中无辜生命不可替代的损失的注意力。叙利亚的恢复终将需要难民返回被破坏的社区，这是恢复该国丰富的重要遗产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叙利亚；冲突；历史纪念物；考古学；《海牙公约》；阿勒颇；巴尔米拉

.....

---

\* 罗斯·伯恩斯，前澳大利亚驻叙利亚大使，著有《叙利亚的历史纪念物》（I B Tauris, 1992年, 1999年和 2009年）和关于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这两大城市历史的著作（Routledge, 2005年, 2016年）。作者的网站记录了叙利亚古迹的损毁情况，详见：[www.monumentsofsyria.com](http://www.monumentsofsyria.com)。

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危机在诸多方面达到未曾有过的程度，战斗的激烈程度令人震惊，并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蔓延至该国大部分地区，对平民居民造成毁灭性影响，而且还出现了滥用恐怖和被禁武器的情况。这场冲突的后果还有野蛮使用具有威慑效果的武器所造成的死亡和居民大量流离失所，不仅造成国内流离失所的情况，还迫使民众逃往邻国，甚至远至欧洲。

对叙利亚考古和历史遗迹遭受的破坏表示遗憾，并不代表文化层面的损失可以和民众所遭受的伤害相提并论。就建筑物的物理损坏而言，平民住房的损失远超历史建筑或考古遗址的破坏程度。<sup>1</sup>因此，当有数百年历史的建筑被摧毁时，我们应该感到震惊吗？如果冲突各方中至少有两方，为增强其攻击行动的威慑效果而选择具有重大历史、宗教或普世文化价值的建筑作为攻击目标，以表明他们决心为达目的将不择手段，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

本文力图探究为何叙利亚冲突参与者自2011年以来很少注意有关在冲突中保护遗产和历史纪念物的国际法规范。本文指出了国际法上的主要相关条款，探讨了叙利亚冲突中哪些独有特性导致历史纪念物不仅遭受附带损害，而且还沦为冲突中的宣传工具，以及遗产重建在冲突后背景下可能发挥的作用。本文还力图对古迹的破坏程度进行初步评估，以消除人们对该国遗产之损失已无可挽回的印象。

## 我们到底欠叙利亚什么？

很少有国家在考古和历史遗迹的数量上能超过叙利亚。叙利亚仿佛是一本关于人类过去一万年历史的敞开的书。虽然其他国家可能也会出现达成类似于埃及底比斯神庙或意大利文艺复兴杰作这般成就的辉煌阶段，但是叙利

---

1 美联社2016年底的一篇文章援引一位叙利亚城市顾问的话说，在2012年至2016年阿勒颇冲突期间，有250亿美元的住房存量被摧毁，其中70~80%的破坏是东部民用住房所遭受的破坏。战前，阿勒颇共有55万套住房，价值500亿美元。而重建，包括修复部分受损的住房，将耗资350亿美元。见Karin Laub, "Aleppo Confronts Vast Destruction Left by 4 Years of War", *AP News*, 23 Dec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tinyurl.com/yc3agd6>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互联网参考资料均于2018年11月访问)。阿勒颇的房屋与历史建筑受损的比例如后文图7所示。

亚的故事持续不断、更为复杂，它吸收的文化更为广泛，既有地中海世界文化又有中东及其他地区主要的伊斯兰文明。近几十年来，这一点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在2011年之前的任何一年，都有超过100个外国考古任务团在该国活动。在此期间，该国负责历史纪念物及其34座博物馆的官方机构，即古物及博物馆总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1992年，本文作者发表了《叙利亚的历史纪念物》一书，这是第一次用英语对该国的考古遗址进行的全面调查。<sup>2</sup>当时外国游客数量还不多，而且许多地点的指示牌很差，难以到达。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出现在旅游地图上，大多数考古名胜还没有游客。此后20年间这种情况开始改变。旅游业已成为叙利亚第三大外汇收入来源，也是许多地区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到2000年，甚至还有许多互相竞争的旅游指南可供选择——不仅是五六种英语版本，还有各种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版本。<sup>3</sup>

随着叙利亚作为一个大众旅游目的地开始蓬勃发展，人们尤其赞赏该国对其景点的呈现方式，赞赏其人民对外国游客的热情欢迎，而最鼓舞人心的是，该国民众也开始日益关注这个国家历史中的复杂因素。当然，有一个“内容”可能其中的微妙之处太过复杂，以至于大多数游客都注意不到。叙利亚所呈现的是其所有文化集大成的一种文明，而不是像一些欧洲国家仍然热衷于呈现的单一文化。罗马人与倭马亚人并肩而行，拜占庭人与奥斯曼人并肩而行，他们都没有消灭对方，而是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例如，对巴尔米拉的研究表明，罗马时代的商队城市并没有随着三世纪末罗马镇压塞诺比亚起义而消亡。巴尔米拉曾是一座拥有五座寺庙的城市，后来有了同样数量的教堂，并最终成为阿拉伯早期繁荣的商业中心。在其他地方，“十字军”城堡经证明曾经历过重要的马穆鲁克王朝或王朝后期阶段，而且十字军所设想的巨大的防御围场（曾是西方人童话城堡的原型），与一系列具有独特阿拉伯风格的堡垒相匹配，而这些堡垒以前仅出现在地图上。

2 Ross Burns, *The Monuments of Syria*, 3rd ed., I B Tauris, London, 2009.

3 其他调查包括：Warwick Ball, *Syria: A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Guide*, Melisande, London, 2007; Diana Darke, *Syria*, Bradt Travel Guides, London, 2010; Michael Haag, *Syria & Lebanon*, Cadogan Guides, London, 1995; Frank Reiner Scheck and Johannes Odenthal, *Syrien: Hochkulturen zwischen Mittelmeer und Arabischer Wüste*, DuMont Buchverlag, Cologne, 1998; Serge Bathendier, *Guide Bleu: Syrie*, Hachette, Paris, 1999.

所以，这些历史纪念物呈现的是什么“内容”？它符合叙利亚政府宣称的无宗派意识形态，强调叙利亚不是单一文化——单一信仰或种族的产物——而是由大量移民组成的丰富的社会，几乎所有移民进入这个国家都与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冲突。

## 1954年《海牙公约》

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叙利亚冲突各方以何种方式违反了1954年《关于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1954年《海牙公约》）的具体条款。<sup>4</sup>不幸的现实是，大多数战斗员都不是来自于缔约国，作为公约的签署国可能会意识到他们根据公约规定所承担的义务，但无知当然不能作为免除当事方义务的免责事由。事实上，公约明确规定了任何拿起武器的一方或团体都应该遵守的“能做和不能做”的事项，如果该方或该团体希望在叙利亚冲突后的未来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就更应予以遵守。<sup>5</sup>

在一场像叙利亚这样残酷的冲突中，特别是涉及众多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利害关系甚至没有利益的外部参与者的冲突中，导致历史纪念物受战争波及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历史纪念物仅是一种阻碍。虽然诸如1954年《海牙公约》这样的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历史纪念物作为有利地点或目标的道德义务，但是本文作者的观点是，作战团体对这些“繁文缛节”不感兴趣——或者并非仅仅不知道这些规则，而是对其充满敌意。公约特别敦促各方避免出于军事目的利用文化财产。但是，尖塔或城堡等突出阵地为战斗人员提供了

---

4 1954年《海牙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见：[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armed-conflict-and-heritage/convention-and-protocols/1954-hague-convention/](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armed-conflict-and-heritage/convention-and-protocols/1954-hague-convention/)。国际法为武装冲突中保护遗产所提供的框架的讨论参见：Christiane Johannot-Gradis, “Protecting the Past for the Future: How Does Law Protect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7, No. 900, 2015,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international-review/article/protecting-past-future-how-does-law-protect-tangible-and-intangible](http://www.icrc.org/en/international-review/article/protecting-past-future-how-does-law-protect-tangible-and-intangible).

5 《海牙公约》第六章第19条并没有排除非国家行为者。该问题的讨论见：Patty Gerstenblith, “Beyond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in Robert Albrow and Bill Ivey (eds), *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Military: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Humanitarian Cooperation*, Palgrave Pivot, Basingstoke, 2014.

有利位置，抵抗部队通常将清真寺作为营房，使得这些建筑物特别容易受到攻击。

第二，以密集炮击或区域轰炸的形式大规模使用火力是这场冲突的一个特点，其目的是清理整个营区，使它们无法居住。

第三，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参加战斗的团体有意识地选择通过破坏传统建筑来制造恐怖，试图通过大量使用隧道埋设的炸药将高价值的历史纪念物夷为平地。这种行动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在伊斯兰势力一心想抹去人类或动物形象或消除纪念死者的纪念碑时尤其如此。这些行为还试图强调，他们不尊重国家的遗产，并准备尽一切手段来表达他们的严肃目的。这与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回归“零年”相比较，似乎是恰当的。<sup>6</sup>

第四，2017年以前，该国中央政府丧失了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解除了官方措施中为保护文化遗址而施加的任何限制。同样，由于治安工作方面存在缺失，非法贩运和最终出售给海外经销商的机会增加，非法挖掘的材料可以更容易地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交易。

同样值得回顾的是1954年《海牙公约》第23条规定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将可运输的文化财产从危险地带移走，并且指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负责“在……（缔约国）文化财产的组织方面……予以技术性协助”的主管国际机构。各缔约国还应承允采取“必要步骤，以对违反或唆使违反本公约的人，不问其国籍，进行起诉并施以刑事或纪律制裁。”

所有这些规定在叙利亚很大程度上都被无视了，而且冲突各方都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规定。此外，外国（包括公约缔约国本身）向部署在叙利亚的抵抗分子提供资金或物资，这些抵抗分子公开采取一些最公然的蓄意破坏行为，作为其战术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让这些行为成为他们试图向外部世界推广的“形象”的核心。<sup>7</sup>

---

6 在冲突中将“破坏圣像”作为一种手段的情况已经记录在案，并被大量引用，见：Benjamin Isakhan and José Antonio González Zarandona, “Layers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conoclasm Under the Islamic State: Symbolic Sectarianism and Pre-Monotheistic Iconocla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4, No. 1, 2017.

7 更多细节详见下文关于阿勒颇的内容。

面对这种情况，叙利亚遗产局已设法尽其所能保护遗址，并采取教科文组织多年来制定的步骤，就适当的保护程序向缔约国提供咨询意见，如将较小的物品移出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进行妥善保管。他们还继续为叙利亚遗产局工作人员的发放工资，即使在政府无法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希望他们仍然可以尽其所能保护遗址和建筑物并防止非法挖掘。在此过程中，这些机构在一些地区悄悄地与当地村民接触，以转移战斗参与者的注意力，使他们远离文化遗址。叙利亚遗产局在混乱的大环境下尽其所能确保文化遗产不会成为目标，不过几乎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在战争环境中，可能难以确保公民不止将纪念碑视为漂亮的装饰品，而是视为对其未来的投资，但叙利亚遗产当局似乎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中大部分成就没有得到宣传报道，这也有其必要性。<sup>8</sup>

## 评估损失情况

通过卫星图像进行外部监测，有助于对叙利亚遗产所受损害的情况作出补充，但如果单独评估，这些信息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卫星图像的分辨率每十年都会有所提高，但卫星图像必然无法看到地面上目视可见或相机可捕捉到的情况。不过卫星图像可以显示活动模式，入侵部队的活动和地形的扰动，例如盗坑或使用土方设备所暴露的地下遗骸。在2014年至2017年的三篇揭露性文章中，杰西·卡萨纳，密特拉·帕纳希普尔和埃莉斯·雅各布·劳吉尔总结了使用高分辨率卫星图像对遗址进行五年检查得出的结论。<sup>9</sup>作者

8 关于叙利亚遗产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中期报告，见：Maamoun Abdulkarim and Lina Kutefian, *Syrian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5 Years of Crisis 2011–2015*, DGAM, Damascus, 2016. 有些地区，平民会联合起来保护纪念碑，或转移人们对这些历史纪念物作为掠夺目标的注意力。在东北省，库尔德罗贾瓦地区的旅游和文物保护局开展维护和恢复古迹的工作——见：<http://desteya-shunwaran.com>。在伊德利卜地区，保护古迹的努力在关于伊德利卜古物中心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可访问：[www.syriauntold.com/en/2017/01/idlib-antiquities-looting-destruction-protection/](http://www.syriauntold.com/en/2017/01/idlib-antiquities-looting-destruction-protection/)。另可见该中心的脸书页面，可访问：[www.facebook.com/Idleb-Antiquities-Center-1070868956264699/](http://www.facebook.com/Idleb-Antiquities-Center-1070868956264699/)。

9 Jesse Casana and Mitra Panahipour, “Notes on a Disappearing Past: Satellite-Based Monitoring of Looting and Damage to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Syria”, *Journal of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 Studies*, Vol. 2, No. 2, 2014; Jesse Casana, “Satellite Imagery-Based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Looting in Syria”,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 78, No. 3, 2015.

举例说明了卫星图像在揭示破坏程度方面的价值。他们还提出了因军事目的而面临被盗劫、破坏或开采风险的遗址分布情况，以及叙利亚境内与派系控制有关的破坏模式。他们希望这些信息“在叙利亚战争平息后能够为文物官员和考古学家所用，并为在更广泛的冲突局势中以遥感为基础监测考古遗址提供一种模式”。<sup>10</sup>

卡萨纳和劳吉尔2017年在项目中期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他们的分析涵盖了叙利亚3641个遗址，包括未经勘探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地形具有一些有价值的特征，如考古土墩，还有其他地层显示出建筑物的遗迹。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由美国东方研究学院资助，并得到美国国务院支持的研究，还比较了2011年前后的历史图像，从而克服了早期调查中可信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没有排除冲突前的干扰因素，包括盗坑。

研究结果概述如下：<sup>11</sup>

- 截至2017年调查的3641个叙利亚遗址中，2011年前的图像显示有450个遗址是非法挖掘的，2011年后又多了355个。
- 在2011年之前已经标记为盗坑的遗址中，有99个在2011年之后再度活跃；其余的是盗掘者在探索之前未被破坏的遗址。
- 受盗掘影响的遗址比例约为17.04%（2011年之前），2011年至2017年间又增加了13.44%。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直接受军事活动影响的遗址数量在逐渐增加，2016年达到103个，特别是适于战斗单位驻军的地处，例如因使用重型机械、挖沟、坦克装置或用作部队住房而受到影响。
- 从2011年到2014年，每年的盗掘率大大增加。当所谓的伊斯兰国于2014年至2015年出现时，虽然故意破坏的速度有所增加，但非法挖掘的发生率在严重程度和频率上都有所下降。

10 UNOSAT and UNITAR, *Satellite-Based Damage Assessment to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Syria*, Geneva, 2014, 可访问: [http://unosat.web.cern.ch/unosat/unitar/downloads/chs/FINAL\\_Syria\\_WHS.pdf](http://unosat.web.cern.ch/unosat/unitar/downloads/chs/FINAL_Syria_WHS.pdf).

11 Jesse Casana and Elise Jakoby Laugier, “Satellite Imagery-Based Monitoring of Archaeological Site Damage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PLoS One*, Vol. 12, No. 11, 2017, p. 14, Table 2.



当然，我们不知道的是盗掘者到底找到了什么——他们用来赚钱的东西和可能被储存起来以备将来出售的东西。以营利为目的的掠夺的程度（以及叛乱团体在鼓励甚至许可此种贸易方面的作用）只能从少数新闻报道中得知。鉴于大多数文物很容易被追踪（因为有过去150多年以来关于陶器和装饰风格的记录和分析和有关石头或粘土来源的技术数据），国外市场目前可能只是因为太“热”而无法开发。<sup>12</sup>如果大多数文物暂时仍留在走私贩子的酒窖中，那么贫困、甚至无家可归的非法挖掘者的回报可能微乎其微，因为目前交易主要依靠买卖赝品。<sup>13</sup>

但是，正是下述两个较大的参与者更加积极的干预，导致2015年的破坏强度显著增加：

- 常规部队经常在有争议地区的突出土墩或哨所设置射击位置，<sup>14</sup>以及
- 所谓的伊斯兰国（将侵略性的破坏计划作为其作战的核心，将自身塑造成除信奉最基本或字面上的伊斯兰教之人以外所有人的敌人）将其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sup>15</sup>

虽然抢劫可能是政府崩溃所造成的最常见的问题，但各主要考古遗址遭到的破坏形式有显著区别。<sup>16</sup>有些地区（特别是仍受政府控制的地区）未受破坏。另一些遗址则因政府和叛军之间的交火而遭受了损失。但是有些地区则一直发生重大遭遇战，多条固定战线横跨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中心。<sup>17</sup>

12 Benoit Faucon, Georgi Kantchev and Alistair MacDonald, “The Men Who Trade ISIS Loot”, *Wall Street Journal*, 6 August 2017, 可访问: [www.wsj.com/articles/the-men-who-trade-isis-loot-1502017200](http://www.wsj.com/articles/the-men-who-trade-isis-loot-1502017200).

13 Patrick Cockburn, “Fake Antiquities Flood Out of Syria as Smugglers Fail to Steal Masterpieces Amid the Chaos of War”, *The Independent*, 6 September 2016, 可访问: [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yria-isis-civil-war-antiquities-fakes-palmyra-a7228336.html](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middle-east/syria-isis-civil-war-antiquities-fakes-palmyra-a7228336.html).

14 见: J. Casana and E. J. Laugier, 前注11, 第15页-17页。

15 José Antonio González Zarandona, César Albarrán-Torres and Benjamin Isakhan, “Digitally Mediated Iconoclasm: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War on Cultural Heri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4, No. 6, 2018.

16 劫掠和走私遗骸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但超出了本文的预期范围，且鉴于篇幅有限不在此文中进行讨论。关于叙利亚政府方面最近在2017年6月在意大利阿米莉亚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会议上提出的问题的审查，见: <http://dgam.gov.sy/?d=314&id=2296>。国际上的争论，见: Leo Doran, “International Art Market Helps Finance Terrorism, Experts Tell Congress”, *Inside Sources*, 24 June 2017, 可访问: [www.insidesources.com/international-art-market-helps-finance-terrorism-experts-tell-congress/](http://www.insidesources.com/international-art-market-helps-finance-terrorism-experts-tell-congress/).

17 从“叙利亚冲突”一栏可以明显看出破坏的不同模式: [www.monumentsofsyria.com](http://www.monumentsofsyria.com), 以及ASOR网站上更详细的信息（附插图），可访问: [www.asor-syrianheritage.org](http://www.asor-syrianheritage.org)。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正在持续对卫星图像进行评估。



## 战线上的历史纪念物

阿勒颇和巴尔米拉的实例也许最能说明，当现代爆炸物和武器攻击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物（通常是石头建筑）时，这种持续战斗的破坏性后果。大多数防御工事可以追溯到火药之前的时代，并且因为其庞大的体积和重量，精心的砌筑，仍然具有很强的防御力。这些建筑在冲突中保存得不错。大多数清真寺、尖塔、教堂和历史悠久的房屋，其脆弱的结构和精致的装饰，则更容易遭到破坏。

在叙利亚冲突中被损毁的历史纪念物目录仍然有待编制。冲突各方几乎都应对此负责。本文写作时，将破坏模式分为下述五类似乎是合理的。

- 争夺战术优势，特别是在城市冲突中，从一开始就故意选择尖塔或清真寺/伊斯兰学校作为有利位置或避难所。
- 扩大战斗部队据点周围安全范围的行动。
- 在城市近距离交战中使用重型火力或区域轰炸技术，特别是迫使平民居民逃离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
- 出于象征或宣传目的故意将建筑物作为目标。
- 通过隧道掘进，放置大量炸药，目的是摧毁建筑物。

下述两处遗址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和无情的现代作战方法是如何造成毁灭性后果的：阿勒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带和沙漠中必经城市巴尔米拉的主要遗址所在地。

### 阿勒颇

阿勒颇是全世界拥有最丰富的伊斯兰中世纪历史纪念物的城市之一。数百座建筑物都记载于叙利亚文物局的登记册上，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这座城市的中世纪城墙内。

虽然阿勒颇用了15个月才站出来反对中央政府，但这场战争迅速激烈化，其程度可能是任何一个叙利亚历史名城都无法比拟的。对峙线是由一直控制在政府手中的城堡的中心位置而形成的。反对派部队沿城堡南部边界占领阵地，向西蔓延到大清真寺周围露天市场的主要区域，这里最初是早期伊斯兰王朝倭马亚王朝的建筑。战斗非常激烈，反对派部队在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清真寺及其尖塔上布置了射击阵地，政府军使用大炮和坦克

试图夺回中心地区。一座变电站着火后，一场大火席卷了整个露天市场，烧毁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大火蔓延到了大清真寺的一侧和尖塔。<sup>18</sup>

在几个月的交火中，麦地那地区一些最重要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破坏。被反对派部队选为射击阵地的尖塔因为它们的突出位置和相对脆弱的结构，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大清真寺的尖塔受损最为严重，可能是被常规火炮击中或蓄意从内部引爆而坍塌倒下。

尖塔不仅是这座城市的象征性中心，而且也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的纪念建筑物，因为它是11世纪后期叙利亚北部塞尔柱统治时期唯一留存下来的建筑。因此，它是我们了解当时该地区丰富的传统融合的唯一途径。

历史纪念建筑物因交战双方寻求战术优势而深受激烈战斗之害，其所面临的风险虽然在战争中较为常见，但叙利亚冲突俨然成为了盲目破坏的新标杆。伊斯兰阵线是一个由外部逊尼派利益集团支持的民兵组织，他们将野蛮使用爆炸性武器故意摧毁历史建筑的做法引入了叙利亚战场，在城堡周围和西北部沿线上先后发射了11枚隧道炸弹。在城堡的南部周边，阿尤布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些最珍贵的建筑被摧毁，方式是在建筑下方挖掘隧道，用炸药填满挖掘的空间，并引发大规模爆炸，几乎将曾经坚固的建筑物遗迹吸进弹坑，除了成堆的灰尘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图1中隧道炸弹爆炸被标记为虚化的红色圆圈。现代很少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了，即为了在军事上几乎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故意使用炸药抹去历史建筑。一个受资助旨在支持伊斯兰教事业的组织声称对大部分爆炸事件负责，这一事实尤其令人费解。<sup>19</sup>也许同样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系列破坏性行为似乎没有像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即将发动的破坏行为那样在叙利亚境外引起谴责。

18 尖塔的破坏在很多资料中都有记载，比如：[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283746](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283746)。对阿勒颇冲突的初步评估，见：Thierry Boissière and Jean-Claude David, “Guerre contre l’État, guerre contre la ville: Alep, otage des combats en Syrie”, *Moyen-Orient*, No. 24, October–December 2014. 事件的详细年表可访问：[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Aleppo\\_\(2012-2016\)](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Aleppo_(2012-2016))。

19 早在2014年5月，阿纳多卢通讯社在隧道掘进行动期间就对伊斯兰阵线“陶希德旅”成员进行了采访，采访报道了该旅在发起一系列隧道炸弹爆炸事件中的作用。第一次爆炸（2014年5月8日）针对的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卡尔顿酒店，据说该酒店被叙利亚政府部队用作军营。马丁·丘洛夫于2014年5月8日在《卫报》上报道了伊斯兰阵线的作用，该组织后来转移到该地区的其他主要历史建筑。——见：Martin Chulov, “Syria Rebels Blow Up Aleppo Hotel Used as Barracks by Government Forces”, *The Guardian*, 8 May 2014, 可访问：[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08/syria-rebels-blow-up-aleppo-hotel-barracks-government-forces](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08/syria-rebels-blow-up-aleppo-hotel-barracks-government-forces)。另见：Dominic Evans and Catherine Evans, “Syrian Rebels Blow Up Aleppo Hotel Used by Army”, *Reuters*, 8 May 2014, 可访问：<https://tinyurl.com/y8og53bo>。



图1：阿勒颇中央历史地带地图，显示了2017年之前密集炮击和隧道炸弹的位置。蓝色地带表示政府军的控制区域，红色虚化圆圈表示隧道轰炸区域，红色闪光表示火箭弹造成的严重损坏地区，红色三角形表示受损的尖塔。图片来源：罗斯·伯恩森，2017年。

## 巴尔米拉

2015年，伊斯兰国改变了使用历史纪念物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震慑”运动<sup>20</sup>，通过视频剪辑、张贴图片，甚至是一份光鲜的英文月刊《达比克》

20 “震慑”是一种军事战略的术语，其基础是通过最初施加压倒性的力量和火力来迅速压制对手。见：“Shock and Awe”,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rase and Fable*,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6, 可访问：[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00502693](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00502693)。



图2：阿勒颇大清真寺塞尔柱时期的尖塔。摄影：罗斯·伯恩斯，2005年。

（现已停刊），不遗余力地为其破坏性成就争取最大程度的“赞誉”。伊斯兰国通过袭击伊斯兰遗址宣布该运动的到来，然后进一步破坏两个明显的目标：摧毁与纪念死者相关的遗址，以及清除伊斯兰文化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建筑物，这一目标选择并不局限于那些展示人类形象的建筑物。<sup>21</sup>

21 许多媒体报道和视频片段（《国家地理》杂志，2015年9月1日对此进行了汇总报道）报道了伊斯兰国的破坏运动，并遭到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谴责。见：UNESCO, “Irina Bokova Condemns Latest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from the Site of Palmyra in Syria”, 3 July 2015, 可访问：<https://whc.unesco.org/en/news/1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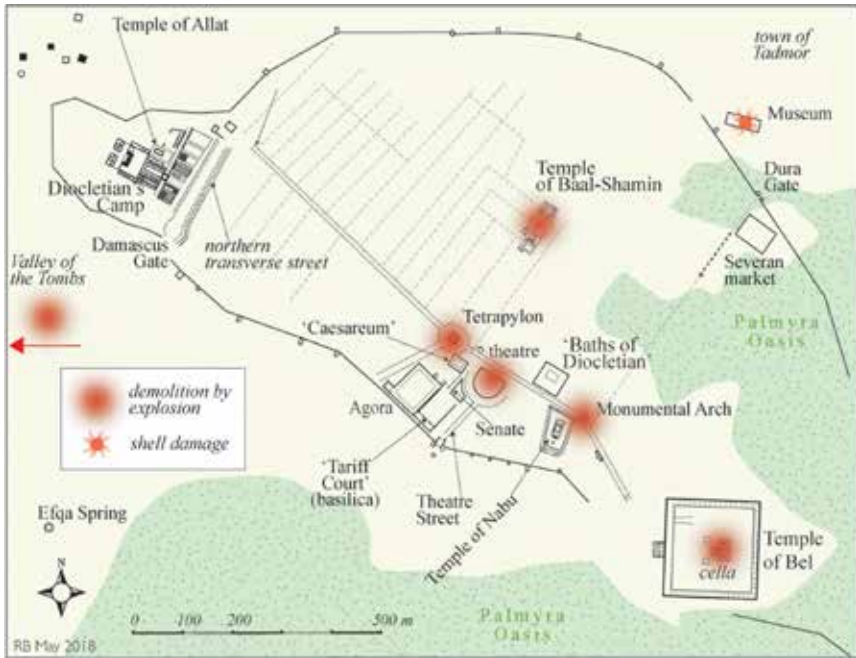


图3：巴尔米拉计划。红色标记表示被摧毁或遭到严重损坏的纪念建筑物。图片来源：罗斯·伯恩斯坦，2017年。

在破坏完简单的乡村“伊斯兰圣徒墓”之后，伊斯兰国开始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坚固建筑为目标，从炸毁巴尔米拉装饰华丽的小型巴尔沙明神庙开始，精进其吸引注意力方面的“技艺”。这种爆炸的宣传越多，似乎就越鼓励伊斯兰国转向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标。伊斯兰国的爆破专家甚至设法摧毁了贝尔神庙中心内墙的高墙，使其基本沦为粉末和瓦砾堆。<sup>22</sup>

接下来，伊斯兰国精心挑选并炸毁了12座最完整的罗马时代塔墓，这些塔墓与西边的绿洲相邻，并破坏了巴尔米拉博物馆剩余石灰石浮雕和半身像上的大部分面部特征。<sup>23</sup>绿洲著名的纪念碑拱门相对开放的结构，在两次爆

22 Michael Danti et al.,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ortance of Palmyra*, ASOR Cultural Heritage Initiatives, 2 June 2015, 可访问：[www.asor-syrianheritage.org/special-report-on-the-importance-of-palmyra/](http://www.asor-syrianheritage.org/special-report-on-the-importance-of-palmyra/).

23 Patrick Wintour, "Isis Destruction of Palmyra Antiquities Revealed in New Pictures", *The Guardian*, 2 April 2016, 可访问：[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01/isis-destruction-of-palmyra-antiquities-revealed-in-new-pictures](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apr/01/isis-destruction-of-palmyra-antiquities-revealed-in-new-pictures). 被毁坏的墓地详情可访问：<http://monumentsofsyria.com/places/palmyra-valley-of-the-tombs/attachment/umm-al-qays-tombs-grab-6-sep-2015/>.



炸后坍塌，但即使如此，大部分外部塔架在爆炸得以幸存。2017年初在短暂夺回巴尔米拉的过程中，伊斯兰国攻击了这座城市的四柱殿和罗马时代的剧院，这两处建筑都是该城引人注目的柱廊轴线沿线的主要景点。同时还都是开放式建筑，也是比较难攻击的目标，但伊斯兰国成功击毁了四柱殿16根立柱中的12根。<sup>24</sup>

## 叙利亚的历史纪念物已经不复存在？

西方媒体对这些破坏行动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假设，<sup>25</sup>即叙利亚古代遗迹和伊斯兰遗迹所剩无几，大多数破坏是无可挽回的，仅少数纪念物得到叙利亚的有效保护。然而，在这三个方面，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方面，事实远非如此。

叙利亚拥有如此丰富的遗迹，特别是在该国主要的南北运输轴线以西的地区，仍然存在着无与伦比的宝藏。在目前的冲突开始后不久，本文作者试图消除这样一种印象：即叙利亚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也许最好被遗忘，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名为“叙利亚历史纪念物”的网站，为研究叙利亚考古宝藏的文本提供视觉上的补充。<sup>26</sup>此举旨在向人们表明这些遗迹事关重大。作者越来越关注媒体报道的数量（通常是社交媒体不加批判地重新支持）<sup>27</sup>，这些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巨大的建筑，如伟大的骑士堡可能已经被“摧毁”。

但事实上，几次炮击造成的破坏似乎仅限于几个相当有限的部分——例如，塔顶或塔壁部分的一个或两个垛口，以及最令人遗憾的是，骑士大厅门

24 Dan Bilefsky, “ISIS Destroys Part of Roman Theater in Palmyra, Syria”, *New York Times*, 20 January 2017, 可访问: [www.nytimes.com/2017/01/20/world/middleeast/palmyra-syria-isis-amphitheater.html?mcubz=0&r=0](http://www.nytimes.com/2017/01/20/world/middleeast/palmyra-syria-isis-amphitheater.html?mcubz=0&r=0). 另见: [www.asor-syrianheritage.org/new-damage-in-palmyra-uncovered-by-asor-chi/](http://www.asor-syrianheritage.org/new-damage-in-palmyra-uncovered-by-asor-chi/).

25 像“被摧毁”和“荒地”这样的词几乎已经成为描述阿勒颇或巴尔米拉的常用术语，甚至在随后更正图片的文章中指出某建筑结构基本完整时也使用了此类措辞。例如，见: James Harlin, “Race to Save Syria’s Archaeological Treasures”, *Smithsonian Magazine*, March 2016, 可访问: [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race-save-syrias-archaeological-treasures-180958097/](http://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race-save-syrias-archaeological-treasures-180958097/). 这篇文章指出，一些遭受最猛烈攻击的遗迹基本上完好无损（除了倒塌的尖塔）。不幸的是，大多数读者记住的是新闻大标题，而非后面详细内容。

26 可访问: [www.monumentsofsyria.com](http://www.monumentsofsyria.com).

27 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如此之庞大，以至于实际上只能被破坏掩体的战术核武器歼灭，骑士堡就是一例。诚然，《每日野兽》一篇文章的作者艾莉森·麦克尼尔尼声称其在社交媒体上报道该城堡遭受了部分破坏，但在文章开头暗示“叙利亚宏伟的骑士堡可能无法在目前吞没它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并且该城堡“遭受了可能不可挽回的破坏”。见Allison McNearney, “Will the Crac des Chevaliers Survive the Syrian Civil War?”, *Daily Beast*, 15 January 2017, 可访问: [www.thedailybeast.com/will-the-crac-des-chevaliers-survive-the-syrian-civil-war](http://www.thedailybeast.com/will-the-crac-des-chevaliers-survive-the-syrian-civil-war). 在匈牙利专家的帮助下，该城堡的非结构性损坏已经在修复中。



图4：贝尔神庙的中央神殿（内殿），2004年。摄影：罗斯·伯恩斯。

廊上的一些精美的哥特式装饰。<sup>28</sup>总体而言，像骑士堡这样的历史纪念物的整体结构今天仍然能够抵御一些迫击炮弹，就像它在13世纪后期经受住了拜巴尔一世的投石机一样（当时它的十字军守军放弃了，不是因为失去了坚固的城墙的保护，而是他们已经耗尽了人力和补给）。通常，广泛损坏的说法有照片的印证，而如作者提供的照片所示，现有结构与2011年之前的状况相同。<sup>29</sup>几个世纪以来的正常磨损经常被误解为内战中敌对行动造成的破坏。

## 试图清点损失

冲突发生两年后，作者开始从他自己的数据库中编制一份连续的损坏记录，从发布的图片中可以核实，<sup>30</sup>并附有对损坏程度的评估（完全基于图像证

28 至于叙利亚政府控制下的大多数遗址，叙利亚遗产局网站上“霍姆斯”区域下拉列表通过交互式地图，展示了对城堡结构的损坏程度的勘察结果，并附有受影响地区的照片。见：<http://dgam.gov.sy>。

29 “叙利亚历史纪念物”中几乎所有主要历史纪念物的照片都可见于网站：[www.monumentsofsyria.com](http://www.monumentsofsyria.com)。其他照片来源为牛津大学古典学院的马纳尔·阿塔尔网站。可访问：[www.manar-al-athar.ox.ac.uk](http://www.manar-al-athar.ox.ac.uk)。

30 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叙利亚政府的官方文化遗产网站（<http://dgam.gov.sy>），ASOR文化遗产倡议（[www.asor-syrianheritage.org](http://www.asor-syrianheritage.org)），“阿勒颇考古学”脸书页面（<http://www.facebook.com/aleppoarchaeology/>），遗产促进和平（[heritageforpeace.org](http://heritageforpeace.org)），以及叙利亚考古保护协会（[www.facebook.com/apsa2011](http://www.facebook.com/apsa2011)）。





图5：骑士堡的南部内部防御，1998年。摄影：罗斯·伯恩斯坦。

据，而非口头描述），因为它与修复遗址的可能性有关。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结论只是通过检查公布的图片材料的视觉证据得出的，因此它们必然存在对损害程度的选择性说明。虽然这种视觉比较不能取代结构工程师的现场报告，但图6中再现了与阿勒颇和巴尔米拉有关的一次临时统计结果，其中第二列记录了每一类遗址或建筑物的全国总数。<sup>31</sup>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社交媒体或评论对损坏程度的估计。虽然这些数字（按国家案件分列，并按阿勒颇和巴尔米拉的子类别分列）包括许多备受瞩目的蓄意或大规模破坏的案件，但最后两类经核实的案件涉及可以修复的轻微或至少非结构性损害的情形。

还应当注意的是，鉴于许多地区零星的战斗模式以及各方在保住领土方面遇到的困难，不同地点的破坏程度差别很大。在图6的第三列和第四列中，巴尔米拉和阿勒颇的数字显示，这两处加起来约占全国总数的40%（250例中有98例）。但在阿勒颇和巴尔米拉之间，这两个地点的破坏严重程度则表现不同。

31 这些数字远低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叙利亚遗产局等机构的初步估计。我的粗略评估仅限于基于明显的视觉材料进行的估计，排除了大多数抢劫案件，没有调查现代建筑（20世纪以后的建筑），也没有包括流离失所的平民可以理解地利用废墟建筑作为住所的情况。

受破坏程度 (类别1-5)	受影响建筑物 数目 (叙利亚)	阿勒颇 (占全国%)	巴尔米拉 (占全国%)
1. 被损毁的建筑物	44	13 (30%)	16 (36%)
2. 造成重大毁坏但不会倒塌	48	21 (45%)	6 (12%)
3. 明显的建筑材料损坏	67	20 (29%)	3 (4%)
4. 轻微受损	34	11 (32%)	0
5. 未经核实或具体说明的损坏	59	16 (27%)	2 (3%)
一共	250	71	27

图6：2017年3月毁损情况估计表，其中包括阿勒颇和巴尔米拉的详细情况。

阿勒颇饱受漫长冲突之苦，这场冲突在其历史悠久的市中心持续了四年多，直到2016年12月落入政府军手中，前线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变化。相比之下，伊斯兰国在巴尔米拉的破坏行动更加刻意残酷，而且结束得更快。巴尔米拉的损坏列表中记录了总共有27座建筑物受损，远远少于阿勒颇的记录（71座建筑物受损）。<sup>32</sup>然而，由于巴尔米拉的建筑物基数小，在列表中其历史遗迹受损比例大约与阿勒颇相同。巴尔米拉的破坏案例多数属于第一类（几乎或完全损毁）；爆炸在短时间内更彻底，但没有对其他建筑物造成广泛的二次破坏。然而，阿勒颇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全国纪录中占比约为35%（结构性毁损以外的损坏），军事活动遍布这座有城墙的城市的大部分区域。

## 考古荒地？

阿勒颇和巴尔米拉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奥伦特斯河谷以东的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的部分情形，在过去六年的冲突中，有200多座主要建筑或遗址遭

32 数据来源：[monumentsofsyria.com/syria-conflict/](http://monumentsofsyria.com/syria-conflict/)（访问于2017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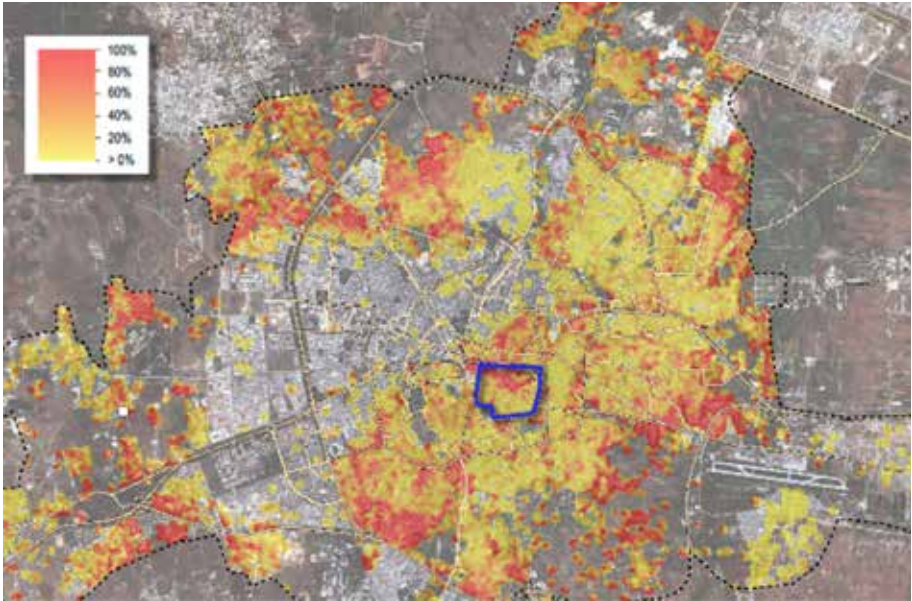


图7：联合国卫星应用计划训练与研究营运中心的阿勒颇卫星图像，蓝色方框内是被城墙包围的城市。比例尺表示破坏强度，破坏主要发生在现代住宅地区。图片来源：罗斯·伯恩斯，2017年1月。另见：<https://tinyurl.com/y8Synexdw>。

到破坏或摧毁。对其他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人们的印象是叙利亚的过去是一片荒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形象通过反复出现的视频片段中（特别是在阿勒颇东部）现代民用住房倒塌的画面而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由于通过叛乱分子控制的区域进入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外国记者，很少有机会直接进入历史古迹区域，所以可能会产生整个阿勒颇都像东部郊区这种被烧毁的荒地一样的印象。

如果冲突在未来逐渐平息走向稳定，叙利亚作为文化宝藏的地位可能会被抹去，这种风险可能是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最糟糕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样做是善意的，但它强化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古迹可以作为重建的基础。虽然对于许多被毁坏的现代住房地区而言确实是这样，例如，更经常遭受区域轰炸的地区（见图7），但这一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古迹，这些地方很少会被平民用作避难所。

此外，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善意的外部人士认为叙利亚的大部分过去已

经丢失，他们设想在未来叙利亚的遗产将出现在3D动画世界中，或者体现在国外用昂贵的技术制作的缩小版复制品中。在冲突后的叙利亚，旅游业未来的复兴必须要依靠叙利亚人充分参与这一进程，无论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是公交车司机、服务员、导游和策展人。这意味着必须恢复或重建家园，鼓励难民返回和重建家园。巴尔米拉具有蜂窝纹理的石头、阿帕米亚具有结晶状的石柱，都来自于一个古老的采石场，可以重启这个采石场，让叙利亚的泥瓦匠和工程师们重复其前辈们在2000多年前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建需要时间，还涉及再培训、恢复服务和安全环境。对于巴尔米拉来说，它需要让泰德穆尔重现生机，作为巴尔米拉旁边的一个现代化城镇，泰德穆尔曾经提供了民众所需的所有服务和支持人员。设想以任何其他方式来重建叙利亚——例如为海外专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都不仅是一种误导，甚至是错误的。

不过，如果外部各方作出的贡献有助于叙利亚人运用其技能、开展工作，并通过教科文组织进行监督（该组织本身没有能力提供资金），那么这些贡献将是有意義的。比如，一些海外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储存着叙利亚探险队的发现物，保存在博物馆或研究机构中，这些机构都可以确保将这些材料完全数字化，并免费供研究人员和感兴趣的公众（包括叙利亚人）浏览。对将在叙利亚完成的工作提供直接援助的最佳形式可能是进行现代技术和材料修复的培训，例如，像几个意大利团队多年来在中东悄悄进行的修复壁画和镶嵌画的工作一样。在这方面，建筑的计算机模拟可以帮助工程师和建筑师更好地了解如何尽可能多地使用原始材料重建结构，从而为叙利亚建筑的物理修复提供信息。但3D成像本身并不是终点。这是历史纪念物重现生机的道路上的一步——要在叙利亚使其重获生机，而非在特拉法加广场或曼哈顿市中心。<sup>33</sup>

---

33 Emma Cunliffe, “Should We 3D Print a New Palmyra?”, *The Conversation*, 31 March 2016, 可访问: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hould-we-3d-print-a-new-palmyra-57014>. 资源浪费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数字考古研究所的一个项目 (<http://digitalarchaeology.org.uk>), 该项目要求按照巴尔米拉纪念碑拱门上一个部分的一面, 制造一个三分之一比例的模型, 该拱门在2015年被伊斯兰国炸毁。这个简约拱门除了给我们留下一个相框, 用来放市长要人和自封的专家的自拍外, 几乎没什么用。使用虚拟现实重建来增强记忆的更审慎的方法见: Minna Silver, Gabriele Fangi and Ahmed Denker, *Reviving Palmyra in Multiple Dimensions: Images, Ruins and Cultural Memory*, Whittles Publishing, Dunbeath, 2018.

有些外国专家更倾向于表达他们对重建的反对，认为建筑物遭到破坏甚至完全倒塌是其“故事”的一部分。<sup>34</sup>这种观点同样也具有误导性。如果建筑物可以从废墟中重建，则理应被更多的人所理解。我们应该记得，不管是几个世纪以来还是上个世纪，很大一部分叙利亚伟大的纪念建筑物已经得以重建，修复或修补。例如，巴尔米拉的大部分地区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地震和破坏性干预之后，已经重新整合在一起。贝尔神庙等建筑经过精心修复，以确保其未来的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神庙的大部分地下室实际上被伊斯兰国在2016年引爆炸药而化为灰烬，但经过大量修复的部分，就是中央神社西柱廊中高耸入云的大门，仍然屹立不倒。根据1929年至1932年法国的详细研究，神庙现在是用钢进行了加固。<sup>35</sup>

以前的研究人员记录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倒塌的建筑物在结构上是怎样构成的。近几十年来，考古研究团队对2016年伊斯兰国野蛮摧毁的巴尔米拉几乎所有的墓葬、寺庙和纪念碑都进行了仔细研究，这可能不是巧合。这些团队的出版物和档案给我们留下细致到一砖一石的建筑物记录。利用这些记录的线索，来确定那些在当下破坏性冲动中幸存下来的石头，并用作填补空白的基础，这是一种洞察叙利亚丰富文化层次的方式。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多年的专注工作，但以前有人这么做过——例如，在1944年的轰炸袭击中被毁的德累斯顿圣母教堂。<sup>36</sup>如果没有重建计划，像奥伦特斯山谷中横跨阿帕米亚的圆柱大道这样的遗址，也无法得到修复，现在仍是翻倒的圆柱墩，周围杂草丛生的景象。叙利亚人有权知道他们的国家曾向世界展示过多么辉煌过去，就像，例如，内战后黎巴嫩在20世

34 在2016年巴尔米拉市首次摆脱伊斯兰国控制后，关于是否应该允许巴尔米拉重建的争论尤为激烈。还有一种论点也融汇在这一争论中，即考古学大部分反映了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关注点，优先关注叙利亚历史中的某些阶段——古典时期和十字军东征时期。对此，由于存在各种观点意见，无法在此进行描述；例如，见：Maira Al-Manzali, “Palmyra and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rchaeology in Syria: From Colonialists to Nationalists”, 2 October 2016, 可访问：[www.mangalmedia.net/english/palmyra](http://www.mangalmedia.net/english/palmyra)。尤其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见：Annie Sartre and Maurice Sartre, *Palmyre: Vérité et légendes*, Perrin, Paris, 2016, esp. pp. 238–246; 以及Andreas Schmidt-Colinet and Andrea Zederbauer, “‘We Should Do Nothing!’: On the History, Destruction and Rebuilding of Palmyra”, *Eurozine*, 22 December 2017.

35 见前文图5，以及Henri Seyrig, Robert Amy and Ernest Will, *Le temple de Bel à Palmyre*, 2 vols, Geuthner, Paris, 1975.

36 重建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的过程总结可访问：[www.frauenkirche-dresden.de/en/reconstruction/](http://www.frauenkirche-dresden.de/en/reconstruction/).



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重建项目之一的国家博物馆，完美地恢复了生机，其大部分展品都是在被认为被摧毁或丢失多年后从安全存储地点回收的。<sup>37</sup>

其他机构加强了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历史纪念物工作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那些被成员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2011年之前的机构组织记录，例如阿迦汗文化信托基金会在修复叙利亚一些主要的伊斯兰建筑方面的工作非常显著。<sup>38</sup>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利用非政府组织在重建领域的专门知识，尊重纪念物的真实性，并为此目的促进理论、方法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人们早就制定了一些规则来指导重建项目，比如1964年至2004年的《威尼斯宪章》。<sup>39</sup>在许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中，实务考古学家和致力于维护其证据完整性的专家，与负责展示遗址以使其更易为游客参观和理解的地方当局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紧张关系。到目前为止，叙利亚设法避免了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遗迹“迪士尼化”，这些国家以真实性为代价追求旅游或商业目的。

在本文完成之际，叙利亚的冲突已经开始平息，希望该国人民和记录他们伟大遗产的历史纪念物所遭受的风险也会逐渐降低。反叛分子控制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该国部分地区仍处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目前还没有一项可以使平民返回家园的可行方案。但是，尽管目前对重建进程的外部援助条件仍然存在争议，但开始考虑在不再有争议的地区进行重建可能并不算为时过早。<sup>40</sup>

37 Robin Wright, “Beirut’s Museums of War and Memories”, New Yorker, 12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beirut-museums-to-war-and-memories](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beirut-museums-to-war-and-memories); Caroline Sandes, “Remembering Beirut: Lessons for Archaeology and (Post-)Conflict Urban Redevelopment in Aleppo”, *Ex Novo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2, December 2017.

38 关于阿迦汗文化信托基金的作用，见：[www.akdn.org/our-agencies/aga-khan-trust-culture](http://www.akdn.org/our-agencies/aga-khan-trust-culture).

39 See ICOMOS, ICOMOS Guidance on Post Trauma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for World Cultural Properties, Paris, 2017, 可访问：<https://tinyurl.com/yaw7896j>。《威尼斯宪章》现行文本可访问：[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http://www.icomos.org/charters/venice_e.pdf)。

40 不可否认，叙利亚重建的前景目前仍然黯淡，在IRIN（最初是综合区域信息网络，直到2015年之前是联合国的一个附属机构）网站上的一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对其进行了研究，见：Aron Lund, “Rebuilding Syria’s Rubble as the Cannons Roar”, *IRIN News*, 8 March 2017, 可访问：<https://tinyurl.com/ya-jxzo7d>。关于将重建与人口转移联系起来的风险，见：PAX and the Syria Institute, *No Return to Homs: A Case Study on Demographic Engineering in Syria*, 2017, 可访问：[www.paxforpeace.nl/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no-return-to-homs](http://www.paxforpeace.nl/publications/all-publications/no-return-to-homs)。关于国际各方参与重建的条件的辩论才刚刚开始，见：Jacques Pecquet, “US Risks Irrelevance in Syria with Reconstruction Taboos”, *Al-Monitor*, 14 March 2018, 可访问：[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3/us-risks-irrelevancy-syria-reconstruction-taboos.htm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3/us-risks-irrelevancy-syria-reconstruction-taboos.html); and Steven Heydemann, “Syria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llusion of Leverage”, *Atlantic Council*, 18 May 2017, 可访问：[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syriasource/syria-reconstruction-and-the-illusion-of-leverage](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syriasource/syria-reconstruction-and-the-illusion-of-leverage)。



图8：日落时分，从卡拉特希尔库眺望巴尔米拉。摄影：罗斯·伯恩斯坦，2011年4月。

对古迹和毁损程度进行妥善盘点将是一个起点，叙利亚遗产局已经在开展相关项目。<sup>41</sup>完成任何重建计划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首先选择重建一些可以唤起公民自豪感并最终复苏旅游业的重要纪念物，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很多地方，当地的公民团体或当局正在修复清真寺，人们现在正在研究阿勒颇大清真寺尖塔等地标性建筑，并且从遗址中抢救出残骸并进行分类。<sup>42</sup>

最糟糕的结果是相信叙利亚的过去已经消失。我们需要抵制这种假设，也应避免鼓励人们产生错误认知，即该国的纪念物可以通过3D打印模型或虚拟现实重建等“无法持久存在”的临时措施来重获生机。让叙利亚令人难

41 迄今为止，除基本技术和培训以外，很少有其他国际援助，而且基本上都是间接国际援助。

42 最近关于阿勒颇大清真寺宣礼塔重建方案（该重建工作被认为可能是粉饰历史的行为）的审查报告，见：Diana Darke, “Is Reconstruction of Aleppo’s Grand Mosque Whitewashing History?”, *The National*, 12 May 2018, 可访问：[www.thenational.ae/world/mena/is-reconstruction-of-aleppo-s-grand-mosque-white-washing-history-1.728715](http://www.thenational.ae/world/mena/is-reconstruction-of-aleppo-s-grand-mosque-white-washing-history-1.728715).



忘的是置身其中的体验——感受乡村、民众的热情开放和慷慨无私、品尝食物、亲眼见证巴尔米拉等遗址摆脱阴霾后几个世纪丰富多彩的历史变得栩栩如生。对此，我们不应作出让步。我们对叙利亚人负有责任。